

格斯塔晉審判記

著者

Jaa Peterma

譯者 葉 華

格 斯 塔 普 審 判 記

獨立出版社 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初版

格斯塔普審判記

全一冊

譯者 葉 華

發行者 獨立出版社

重慶江北香國寺上首

印刷者 獨立出版社

經售處 中國文化服務社

重慶磁器街三十九號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打字員停止了她的喀喀打字機聲而拿起電話聽筒。

「國家祕密警察，十八號房間……是的，請等一等。」

她掉頭說道：「先生，找你。」

這位幫辦斜視着他的寫字台，「施賴德爾Schreider幫辦說話。」

「我是B字三號的笛波特Diedrich，」聽筒中發出的聲音。「你能到這裏來嗎？施賴德爾。關於威格納爾Wegner的案子。你知道——那個麵包師的鋪子。」

「是的，我知道。」

這位高大的幫辦慢慢沿着過道前進並且開門攀登樓梯。在這長長的過道內有許多房間。同他走過的許多S.S.隊員都向他敬禮。也有些站在樓梯門口守衛的S.S.隊員對他立正。在這棟房子中，在亞爾布列西脫太子街Drinz Albrecht-strasse的格斯塔普Gesapo司令部中，全體守衛人員都是S.S.隊員。施賴德爾開始喘氣了。這種地方沒有升降機，的確常常使他煩惱。看管罪犯的B字三號部門，偏偏是在第四層樓上。

到了四層樓以後的他，手帕擦着他的前額而走進三百六十四號房間。

這是一間具有高大窗戶而光綫充足的大房間。在三張巨型寫字台的前後，坐着三個格

斯塔普的官吏。右角的窗子旁邊，有一位打字員坐在她自己的桌子旁邊。靠着牆壁的地方，佈滿了巨大的黃色櫃子。

三百六十四號房間，柏林格斯塔普的B字三號部門，業已禁閉了成千成萬所稱「國家的敵人。」

當施賴德爾進入房間時，笛波特警監放下他的紙烟。

「希特拉萬歲！」施賴德爾說。

打字員所發出的回響非常清楚，那三位先生呢，却彷彿是自言自語似的。

笛波特並不起身叫施賴德爾就坐，而由他手的擺動姿勢來表示謙卑的態度。

施賴德爾也感到這一點，他知道這就是笛波特金質黨徽對於他介紹了他的優越地位。

——事實是如此，遠在希特拉沒有得權之前，他已經是最初的十萬納粹黨員之一。

笛波特不過是三十多歲的人，他的身體細長強壯，臉上的鬍鬚刮得很乾淨，他有一雙淺綠貓眼，許多光滑而漆黑的頭髮，一張歪嘴和寬而粗的下顎。他的衣著經常是穿得很好，任何人都不會把他當作格斯塔普警監看待，格斯塔普官吏乃是惟一准許穿着便服的份子，就是在他們辦公地方，他們也依然不受拘束。他的兩位同伴，幫辦埃特爾Eitel和邁耶爾Meyer，與笛波特的年齡大概相同，但是，身為警監的笛波特，頗能在這B字三號部門裏表現一種精神感召的作用，在整個司令部的人員看來，他們三個人都是年輕而能幹的官吏；而且能

夠在必死時實行許多穩妥的處置。

「我希望知道你昨天所觀察的結果，施賴德爾。」笛波特說。

當他睨視着那位坐在他前面的胖子官吏時，仍然玩弄一把裁紙刀。「以他的年齡來說，他可以作我的父親。」他心中想道。「奇怪，我永遠不會忘記他是『三月的犧牲者』*The Victim of March*的事實，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國會大選舉以後，他才趕緊入黨。」此後，施賴德爾就由共和警察的偵探支派轉移到格斯塔普。

「我們昨 沒有發現什麼東西。」施賴德爾回答笛波特的問題道。「那個女人威格納爾在離開店舖後即逕直回到家中，而且以後就沒有再出來。」

「她的確沒有出來嗎？」

「警監，的確如此。我們所租的房子正是當街，而且正是對着她所住的房子。每個人進去和出來的人，都逃不了我們的眼睛，即令是一個老鼠，牠也無法不令我們看見而進到屋裏。」

「你發現她另外還與那些人住在一路呢？這些人——？」

「崔特賴爾*Niechers*全家！他們似乎沒什麼，他們都比較大的年齡，男人在鐵路方面工作。他的工頭說他是一個守本分而可靠的工人。」

笛波特站起來無聊的弄玩手指。「那話可能是真的。」他親切地說道。

「她自然不會與那些具有政治色彩的人住在一路，」埃特爾幫辦搶着說道。

笛波特回過身來。

「你知道嗎——我覺得我們應該動手了。」

他不等着其他兩個人的回答就將打字員叫出來，「小姐，看一看我們從亞歷山大警署警長所得到的關於威格納爾記載！……我們應該動手了！」笛波特轉身向他的兩位同伴說道。「在這種重要案子中，一定要動作迅速，這種人的狡猾簡直有如狐狸。假如我們觀察時間太拖長了，他們一定會得到消息而隱藏起來的。」

埃特爾和邁耶爾二人都同意。

笛波特搖着手的走來走去，「一個律師的事務所和一個醫生的診療室——這兩個地方可以說是威格納爾和全部陰謀的最好根據地，」他繼續推演他的理想。「在這兩個地方來往的人真是太多了，要想追蹤他們全部人員，倒不是一件容易事哩！」

他轉身向施賴德爾說：「威格納爾與他們同伴的最後一次會晤是在什麼時候呢？」

「她上星期二與克拉姆姆醫生 Dr. Kramer 在哈克薛爾馬克 Heckercher-markt 二號會面，」施賴德爾自主的轉過身來，「她是星期六——兩六以前與里歇爾 Reichel 律師在康曼丹藤街 Kommandanten-strasse 十八號碰頭。」

打字員拿着一個摺疊着的文件回來，「警署先生，這是兩星期以前亞歷山大警署警長發來的文卷。」

「是的，謝謝你。」笛波特點頭道。「我們要找這位保曼警官 Police-Sergeant Bannan，」他轉向施賴德爾繼續說道，「那個首先得到消息的人。他的人品還不壞，施賴德爾，你常與他的警署打交道，你對他的認識如何呢？」

「某次，我與他共同從事檢查某一個房子，在那裏我們捉了兩個人，他倒是極可靠，動作也迅速確實。他的主管長官常常向我說，她是最能幹的工作人員之一，假如我——」
「是的，是的，那是我們的共同印象，」笛波特搶着說，「某種時機來了的時候，我們是不會忘記他的，現在，我們當然不要他與聞本案，否則，我們就完全靠着他了，施賴德爾，謝謝你，今天就是這樣好了。」

施賴德爾走了以後，笛波特就走向那位打字員的打字台前，兩手貼着臀部的站着。
「小姐，把這個東西拿下去，」他說。「請你將它打在一張清潔的大紙上面，這是寫給高級人員——總監海德里 Heydrich 和總領袖希姆萊 Himmler 的一封信。」

笛波特一面說，一面在打字員前面來回走動，他的整個身體都很緊張，好像他是要參加某種體育競賽一般。有時他抬頭鄭重的說道：「……我們也將一四二號警署保曼的詳細報告附寄給他們。根據那曾經仔細考查過的報告，B字三號部門已認為……海因里希穆勒 Heinrich Müller 的麵包店與上述的另外兩處發生關聯，是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交通人員的祕密集會所，那位女店員埃發威格格爾可能就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祕書。」

第二天，雷波特警監被上級機關召去，他回來的時候却是兩頰發紅，眼睛也高熱的放光。

「什麼事？什麼事？」埃特爾與邁耶爾幫辦問道。

「什麼事？——敵人的老巢快被查封了！這是總領袖的命令！」雷波特勝利的喊道。
「我告訴你，我們算是交了好運了，」他比較安靜的繼續說。這種事件將引起大的混亂，總領袖與他的參謀人員也將大為震動，這樣一來，B字三號部門就可以聞名於世了，結果一定是如此。」

色非特太太 Frau Seefeld 指着盛麵食的角杯說道：「兩杯，但是，穆勒太太，請裝好

一。

糕餅師的妻子走到她們貨物陳列櫃子後面的矮欄杆那裏，用大火筴將蛋糕拿起來放在一個碟子上面，「色非特太太，我們常作這種事的，」她說，「並且每半小時就打一次新鮮漿子。」

一個青年女郎由一個懸着咖啡主牌子的房門進來，她穿得很清爽，而且行動迅速。戴着一頂水紅小帽，穿着一件簡樸的深藍帷裙。一頭美麗的頭髮籠罩着她的小臉。眼睛和嘴唇都表着是一種笑容。「色非特太太，希特拉萬歲。」

「希特拉萬歲，威格納爾小姐。」

這位女郎身兼着女店員和咖啡室招待的職務。顧客們感於她那自然的優美而發出非常和悅的聲音。她已經在小桌上堆積了一些陶器，現在正很熟巧的放到扁盤裏面，預備將她們帶到廚房。

「埃發小姐，把這些角杯拿去，並且將牠裝好。」糕餅師的妻子說。

「一定的。」埃發用她的空手拿着蛋糕，對顧客發出一種潑友誼的微笑，引起他們

的注意而達到廚房。

「一個可愛的姑娘，」色非特太太說。

「是的，她確實可愛，你還沒有聽到我丈夫的話咧！他常常對她發出讚美的論調。他確實相信埃及發爲他帶來一種好運，並且相信她將爲他帶來更好的前途。色非特太太，有時我未免十分嫉妒他。埃及長埃及短的論調。但是，她的確是很能幹，正因爲是她在這裏，咖啡室的收入才比較好些。有很多從前未來過的顧客也來了……但是，色非特太太，我們自己常常對不起顧客，我想你總可以原恕的。」

色非特太太承認她的說法。

「這畢竟是一種自然而然的趨勢，」穆勒太太繼續說，「我們已經老了，顧客們自然是喜欢看年輕的人……我丈夫有各種各樣的計劃：要是情形沒有什麼變動，他想將隔壁的空門面租過來，將中間的牆打通，雇用一個小的管弦樂隊，然後才能有所擴充。我常常向他說，慢慢來吧，可是他却一定要那樣作——常常想擴充。呵，這裏是乳酪。」她在埃及轉來時說：「色非特太太，新鮮得很。」

她將盛滿乳酪的角杯放在紙板上面，撕一張紙來包裹那些脆弱貨物和綑紮零碎東西。她的手指動作很快，可是因爲偷空幫忙洗東西的時間太久了，手指都變成了深紅的顏色。

她將包裹提交顧客說：「我希望你好好的享受，色非特太太。」

她的顧客也在這個時候付款。「謝謝你。」她轉身要走，但是又停下來。「穆勒太太，我幾乎忘了，你能告訴你的跑街，小孩再不要錯了早餐麵包嗎？我們要的是六捲，不是五捲！他有時只給我們五捲。」

「色非特太太，真對不起，這種錯誤不會重複的，我一定好好的吩咐這個小孩。希特拉萬歲。」

埃發回到咖啡室去了，穆勒太太也打算到臥室去恢復她的補綴工作。但是，她首先得按一下門鈴：要是鈴聲只響一下，她就可以不理而讓埃發去照應顧客，要是鈴聲不斷的響，她自己就得出馬了。這種電鈴裝置已成爲純粹的自動機械——當她出十時，電鈕轉向右方，當她進來時，電鈕就轉向左方。她完全是機械的動作。

有一個時間，店中可以空無一人，這個時間就是三點鐘的時候，大多數的主婦在早晨就將貨物買齊了，咖啡室則非至四時以後不會有人，于是附近的中層階級婦女便進來休息。她們坐着閱讀那些爲她們預備的書報，或者與朋友談天。但是她們的時間劃分得很清楚，在五點半鐘以後，決不會看見她們，直望在最後快要關門時候，那些女僕又進來爲她們女主人買東西，七鐘點以後，只有埃發一個人當值而專門照料咖啡室的主顧，這些主顧大概都是情侶，他們在這裏很泰然的談上一二小時。相偎相倚的坐在擺着少許花枝的銀

漆小桌旁邊。自從埃發來了以後，年輕的男人們便紛紛進來，希望成為她的經常主顧而有所獲益。這種動作並不是以引起穆勒太太的顧慮，她很知道埃發的為人，她想這位女招待一定會嘲笑這些無經驗的青年人的。

穆勒太太坐在房中，聽得她丈夫的脚步聲音來了，他一定是將烤房中貨物帶到店鋪中來，她聽得他的脚步在窄狹的過道中逐漸變慢，並且好像看到他將電紐回轉過去。

④ 母因里穆勒生得矮小強壯而大腹便便，他將那最後一批糕餅放到賬房後面的架子上面，然後打開鋪門而置身於門口來呼吸空氣，他十分相信他的那付率直而軟垂的面孔是他的貨物的最好廣告。來往過客一定會認出他是一個糕餅店的主人，而且由他的面孔看來，可以知道他的糕餅是本店自造而不是來自工廠。

他向前靠着，與過去幾個禮拜一樣來估計隔壁空門面的長度，他多次想到：當他將那間舖子租到手而在中間牆上開一個門時，這個咖啡店——他的咖啡店場面該是多末好啊。那時，他一定需要大理石桌子和籐竹椅子，在人行道上一定要有一個具有花台和桌椅的遮雨東西。一個真正的咖啡店一定要有一個管弦樂隊和其他配置……是的，他不願意作一個單純的糕餅師。

他轉頭向着街上，注意那些來往行人，並且猜想他們是否可以成為他的主顧。在那裏遊玩的兒童不能算在內面，頂多，他們偶然花一個銅板來買糖果。但是自從埃發來此以

後，因為她對於他們非常友愛，所以他們來買東西的次數也較多些。否則，在這個時候，既然沒有多少步行的人打此經過，那裏會有什麼人可看呢？那些私人車輛，交通車和乘腳踏車的人們，那一個不是風掣電馳的駛過呢？

一個警官出現了，他是由鄰區分署來的保曼。穆勒不由得喀喀的發笑。這位警官總是不怕麻煩而來與他消磨白天的時間，最近幾個星期以來，他成了本店的常來客人，有時也買一點小東西，並且常是調惹埃發發笑而且與她談話。穆勒認為他了解這種情景，這位高身材寬寬肩膀樣子不壞的警官果然又進來了。

「希特拉萬歲，穆勒先生。」這位警官不意將手舉到他的舌尖帽邊。

「希特拉萬歲，警官。」

穆勒對於他的敬禮並沒有什麼舉動。

「生意怎樣？」

「謝謝你，還不壞。假如你能作到價廉物美，你是不會失敗的。」

「正是如此。」

大家都不說話，糕餅師却暗中注意到這位警官在偷看他的舖子後面。

忽然，這位警官機靈的雙足拚攏將手舉至帽簷表示敬禮，他的這種舉動，除了不應該在敬禮時發笑之外，其餘都是合乎規定的。這很明顯的是由於埃發走出了咖啡室的原故。這

位警官的眼光一直向着穆勒背後注視，大概有好幾分鐘吧，直至再沒有什麼東西可看時，他的姿勢才鬆弛而伸長頸項和玩弄皮帶。

這位糕餅師假裝沒有注意到這種情形。

保曼咳嗽着說：「噫，機靈的姑娘，唉？一點也沒有他們的放蕩情形？」

「是的，威格納爾姑娘是極能幹的，」穆勒乾脆的說道，「不要和她談這個問題吧！」他心中想道，「讓他去作急好了。」

「這是很明顯的，我們當警察的人不能不注意人們品質，否則我們是不能在警察隊伍中服務的。她一定是出自一個清白的家庭，她的父母是作什麼的？」

穆勒同情的注視着這位警官，他一定已經爲她所傾倒！這倒不是壞主意。他一定要告訴埃發，叫她不要過分冷待這位警官。他應該好好的利用這位警官，尤其是當地分署的警官。咖啡室打開以後，他有時在七點鐘以後還作生意，這種行爲是有違警章的。

「我知道不清楚，」糕餅師說，「她是從薩克桑 Saxony 來的，她的父親是當地一個工廠的工頭。」

「穆勒先生，你找得她來此，真是你的運氣。我要爲你慶賀。」

「你說得很理由，警官，很有理由。」穆勒說。但是他心中想道：「在我不得不爲你慶賀的時候，我會因此引起驚疑的。我希望不要太快了，我要將她留住。」

好得很！用這根銀灰色的領帶來配合他的上裝真是太合適了！保曼警官向鏡子自己批評自己，並且低聲的唱着：「今天我非常快樂，非常快樂，非常快樂……」

各種東西都很好呀！乾淨的襯衣，鬍子刮得光光的，頭髮也塗上了很好的油。他鼓起胸脯並且猛烈用力伸出手臂直至骨節喀喀發響。「這才是奇怪哩！」他想到，「像我這種人還有沒運氣來同那些姑娘們來往，」高高的身材，時式的服裝，長于運動，誠然是奇怪極了！端正的面貌，活潑的表情和警察署的警官！

他將手指擠在他的皮帶之中，並且用指尖彈着皮帶來回走動。唉，唉，與塊發姑娘來打交道的確不很容易。她很能支配她自己的時間，好容易至今天才說出一個「可」字，今天，他們兩人才能一同外出。保曼忽然將他所想的東西說出來：「她已經選定了一個健強的人物！多麼健壯啊！她的理想是對的，保曼，她的理想是對的。」

當他在房中踱步時，他用拳頭不斷的打擊桌子與衣櫥，在沙發的墊子上面劃出一種深刻的鋸齒缺痕，並且在每一次打下時，他總是重複的說：「她的理想是對的！」在這個美麗的黃昏，他將她帶到什麼地方呢？他們還是到哈伐爾 Havel 的河邊餐室坐着吧！好得很！保曼忽然停止徘徊，打開衣櫥，拿出他的大衣，拂直以後才穿在身上。

他通過過這時，口中高聲的吹哨。保曼的房東壽斯脫太太站在廚房門口，兩隻手緊貼着她的臀部，因為她才離開洗刷的工作，所以她的結實的手臂仍然是濕得發光，她很驚奇的聽到保曼在房中唱歌，和他的高聲吹哨。她認為她了解「她的」警官，他永遠那樣安靜而莊重，但是今天却大大的不同，他一定有某種特別的事發生。

「保曼先生，出去嗎？」在她的紅色臉部上現出了笑容。

「是的，我今天沒有事，壽斯脫太太。」保曼說。「多好的一個夜晚呀！」她用母親般的驕傲注視着他。

「你穿得太整齊了，你最好的星期日服裝都穿上了！」

「呵，沒有什麼，」保曼笑着說，他大胆的帶上他的淺灰帽子，「我今天要去買一個很好的東西！」

「好，」壽斯脫太太說。「去買吧！」她非常愉快，保曼是她最喜歡的住客，所以她對他照料得非常周到。他與她的那位曾任郵局書記長的去世丈夫相同，都很精緻穩重，都是政府的公務人員。她現在的生活，完全是靠着她的少數卹金和三間房子租金。

「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的享受，保曼先生，」她高興地說道。

「謝謝你，我會設法的！」他舉起兩個手指指到他的帽簷很滿意的說道。

他走到十街以後，又敬了好幾次的禮。隔壁送牛奶的女人向着他點頭，站在門口的鄰